



和工廠一起成長

東北人民出版社

81
T5

編者的話

在我國偉大鋼都鞍山基本建設工地上，有着成千累萬的青年男女工人熱情地工作着。在他們中間，更湧現出許多刻苦鑽研技術，關心工程質量像關心自己生命一樣的優秀人物和英雄事蹟。這裏編輯的故事足以告訴我們：這些在祖國建設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具有什麼樣的精神和品質。

我們都知道：基本建設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工作的快慢和好壞，對於祖國的安全、獨立，對於全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就是說，它關係着祖國工業化的成敗，關係祖國能否早日走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所有的青年男女工人，特別是基本建設崗位上的工人們，應該學習這些優秀人物的精神，同他們並肩前進，積極地提高工作效率，不斷創造出新的成績，鍛鍊成爲覺悟高、技術強的勞動者，更好地從事祖國的建設。

目 錄

他從鄉下來·····	陸 瀨 一
邱志國的志願·····	丁 望 一
憂慮和喜悅·····	丁 望 二
和工廠一起成長·····	丁 望 三
青年漁民成了電鋸工·····	劉 穆 六
女技術員周鎔·····	沈 容 元

他從鄉下來

陸 瀛

李有財第一次來到鞍山的時候，他有好幾夜都睡不着。在鄉下過日子，夢想不到咱們的鞍山，是這樣的大，這樣好看，這樣稀罕。

在鞍山週圍幾十里路的地方，成百個煙囪所噴吐着的各色的煙，有時把太陽也遮蔽住了。矗立在空中冷卻塔所冒的熱氣，就像一大塊一大塊雲彩似地冉冉上升。到晚上，鞍山的天空被熔煉鋼鐵的火光燃燒得半邊通紅。李有財到了鞍山以後，常常一個人站在鋼鐵公司門口的柏油馬路上，看着這些奇怪的景象。除此以外，還特別引起他興趣的，是他有幾次看到在公司門口進進出出的川流不息的人羣：他們很多都穿着新衣服，很多人騎着耀眼的新自行車，有的還坐着舒適的吉斯式的大汽車。他問他的表侄：「他們是做什麼的？」表侄告訴他：「他們都是工人。」

李有財來了一趟鞍山，他就愛上了鞍山。他覺得在鄉下過日子，和過去比，當然已經好得多了，過去一分地也沒有，現在已分到了二十畝地。但他一看見鞍山，他看到了這個自己過去夢想不到的地方，他對自己原來的生活就感到不滿足了，特別當他知道

這裏所生產出來的鋼鐵，將為我們祖國製造出數量龐大的鐵軌，以及火車、汽車、拖拉機等不可缺少的材料，他就開始念念不忘地很想到這個城市裏來做一個工人。

一九五二年夏天鞍山開始大規模建設的時候，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和很多從農村裏來的農民一樣，在鞍山大型工地得到了當一名混凝土工人的工作。

李有財開始當工人，什麼事兒也覺得新奇。那萬能裝卸車，一車就能裝幾千斤洋灰，不但馱着到處跑，而且還能自己卸下來。幾萬斤重的物件，起重機要吊到那兒，就吊到那兒，像老鷹抓小雞似的。混凝土工人在「基礎」裏工作，公家還給發手套，發給新的帆布工作服和長統的膠鞋，說來這多麼帶勁呢！

但是，在李有財的心裏，也有驚扯的地方，譬如，吃飯要排隊買票，不如在家裏炕頭上一坐，老婆就把飯端上來了。有時颶風下雨，也不能蹲在家裏，還得來上班。李有財當了工人，他雖然是按照着工人的規矩進行工作，但有時仍不免有些舊東西，還在他的腦子裏作怪。

有一次，下班的時候，李有財的肩上，一前一後，挎着一雙買了不久的球鞋，他的腳上拖着那雙工作時穿的肥大的長統膠鞋，準備回家去。恰巧剛走上馬路，就碰見了支部書記，支部書記看見他這種走路的樣子，兩隻眼睛就很自然地落在他的腳上，就說：

「李有財，你怎麼把自己的鞋子揹在肩上，穿了公家的膠鞋回家呢？」

李有財這時候是非常尷尬的，他無法回答支部書記向他提出的問題。

支部書記毫不留情地接着說：「家裏的鍋台壞了，門壞了，誰也知道會換一塊磚，釘一個洋釘。自己的球鞋穿得偏了一點，也知道到街上去粘個後跟，爲什麼對公家的膠鞋就不這樣愛惜呢？」這些話剛說完，支部書記就被隊部的人急急忙忙叫去開會了。而魁梧的李有財却愣在那兒，滿臉通紅，他坐下來，慢慢地換上了他的新球鞋。

李有財在混凝土隊的這些日子裏，常常聽支部書記一說話就是：我們工人階級應該怎樣怎樣。他開始還不懂這句話的全部意思，但日子稍久一些，他就覺得支部書記說的話不大簡單了。本來在鄉下自己覺得懂事情不少的李有財，在這裏自己有些地方總覺得有些差勁。在那些工程緊張的日子裏，李有財看見那個瘦瘦的支部書記根本就不回家睡覺，只是在那個颶風有風，下雨透雨的蓆棚裏，把蓆衣往高低不平的工具上一鋪，就算是黑夜睡覺的地方；有時候，乾脆就坐在「基礎」旁邊，合一合眼。有一次半夜下大雨，支部書記爲了洋灰不被雨水澆着，在漆黑的夜裏，冒着雨動員大家找木桿，找蓆子，搭棚。他是個近視眼，還帶着眼鏡，雨水澆得他連眼都睜不開，摔下去，爬起來，他一切都不顧，還爬上那在大風雨裏搖搖擺擺的木桿去蓋蓆子。工人們在澆灌洋灰的時

候，有一個叫郝金明的，發現有一個地方的木模流出灰漿來，一看沒有法子辦，剛一下把自己的單衣脫下來，堵住了灰漿，後來領導上表揚了他，他說：「灰漿像人身上血，爲了百年大計，不影響質量，這是工人階級的本分，沒有什麼可說的。」這些事情給了李有財很大的刺激，他想，別人爲了工作，命也不要似的，什麼苦也受得了，自己有時候因爲開個會，晚回去一會兒，心裏就不痛快；別人爲了保證質量，能犧牲衣服去堵灰漿，可是自己見了地上的洋釘、鐵絲，連看也不看。這怎麼能算是工人階級呢？

工人階級這四個字，在李有財的身上聚結着它的力量。在十八號「基礎」上發生的事情，證明了李有財的確是在邁步前進了。

十八號「基礎」的混凝土工程已經到臨近尾聲的階段，下面的底座已經打好，上面是接着打小牆，打好小牆以後，十八號「基礎」就可以算完工了。

李有財這一夜正被分配在這個「基礎」上打小牆，他正在緊張搗固的時候，他發現搗固下去的石子，由於缺少灰漿，有些發乾，他看了看吊車裏送來的洋灰，灰漿是稠一些，但不像「基礎」裏的洋灰那種樣子。他是懂得灰漿少了，剩下石子，就像一個人只有骨頭沒有血一樣，這是會影響工程質量的。這時，天已經黑了，淺淡的燈光使「基礎」裏有很多地方陷在黑暗中，他無法知道毛病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一會兒，他發現「基礎」裏的石子好像更乾了些，他看了看木模旁邊的「基礎」，有兩公尺多深，裏面頂滿了木條，人下去後只能側着身子移動。李有財毫不躊躇地鑽了下去，他有時是慢慢地爬着走，有時蠕成一團，一寸一寸地往前爬，「基礎」底下，黑糊糊地，什麼也看不見，他只好順着木模板接岔的地方用手去摸。一摸，那木模板底下，高低不平，有的鋼筋和混凝土都露在外邊，木板下邊，流滿了稀薄的灰漿。李有財用手伸進木板的底下，灰漿正從這些地方直流下來。根據他這短短的幾個月在混凝土隊工作的經驗，知道灰漿留不住，裏頭難免發生「蜂窩」、「狗洞」。李有財迅速地從「基礎」裏爬上來，找到了領工員侯寶生，把剛才「基礎」底下發生的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後，他擔心地說：「這兒漏灰，就不能保證質量了，得趕快想辦法。」

但是，那位穿得乾乾淨淨的侯寶生的反應是很冷淡的。他說：「這沒有什麼，不要緊。」

「這怎麼不要緊呢？灰漿都快漏完了。」

「我說不要緊就不要緊，你知道什麼，你趕快去幹你的工作。」

明明有事，領工員却說沒有事，這把一個經驗不足的混凝土工人弄糊塗了，李有財無可奈何地走回原來搗固的地方。他想：操作規程明明是這樣說的，石子要是沒有了灰

漿，這就不成混凝土了，這怎麼會沒有事兒呢？

這時候，李有財的腳雖然還在使勁踩洋灰，手還在搗固，但他的心却是不安定得很。他越想這個道理越解不開，他沒有辦法再使自己照常工作下去。

李有財又鑽到「基礎」裏去，他的衣服濕了，臉上掛着豆大的汗珠，手指頭因為剛才長久地浸在洋灰漿裏，都起了白泡，有的地方皮也破了，洋灰粘在鮮紅的肉上，一直疼到心裏。可是李有財忍住了痛苦，他爬下去以後，用手繼續伸入灰漿裏，並且咬住牙，靠着木模用力地向上伸進去，他的已經破了的手指頭觸及堅硬的石頭，疼得直哆嗦，但他不顧一切地向裏頭掏，終於摸着了那快要凝固的洋灰，真的有「狗洞」，大的竟有腦袋那麼大。他想：我們在上頭打洋灰，但下面却是空的，洋灰上面將來要安裝大機器，這不是在哄自己嗎？

李有財有些急了，急忙地又去找到了領工員侯寶生，把一切告訴了侯寶生以後說：「眼瞅這事情壞了，別再在這『基礎』上倒洋灰了。」

那洋灰攪拌廠送來的洋灰，吊車正在嗚嗚地一斗一斗運送過來，繼續傾瀉在「基礎」上。

侯寶生看見李有財這種樣子，覺得太大驚小怪，不耐煩地說：「誰也不像你，叫你

幹，你就有病。」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沒有關係，用不着看，你那裏怕幹什麼。你怕，你到另一個地方去幹。」

「爲什麼沒有關係，下頭是空的，弄好了，將來還得爆破重做，百年大計就成了一年小計了。我到另外一個地方幹，問題也解決不了。」

侯寶生自知理短，他有些黏糊了，不得已地跟着李有財到了那個出毛病的地方。接着，李有財又艱難地鑽到「基礎」下邊，在黑暗中，他仰着頭對侯寶生說：「你下來看看，你就知道這個毛病多大了。」侯寶生站在「基礎」的邊上說：「你想想辦法就算了。」

「我有什麼辦法，我自己能幹就用不着找你了。」

「你用手塞一塞也可以。」

「灰漿又不是棉花，你說怎麼塞。」李有財大聲地說，「你不好下來看看嗎，這裏又沒有掛殺人刀，你爲什麼不下來？」

只聽見侯寶生在上頭唧唧呀呀，不知說些什麼。反正他沒有下來，也看不到下面的情形。這時候，技術員潘殿松正走到十八號「基礎」上來。

李有財因爲和侯寶生爭論沒有結果，他從「基礎」底下又爬上來，正看見潘殿松，他把這件事情講給潘殿松聽，小潘聽了以後，馬上隨着李有財鑽到基礎底下去。他們從北往南，邊摸邊走，越往南，窟窿越大。情況是很嚴重的。

潘殿松上來以後，已快到半夜了，他立刻打了個電話給工地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已經睡覺了，他聽了這



「你不好下來看看嗎，這裏又沒有掛殺人刀，你爲什麼不下來？」

個報告，馬上來到現場，讓木工拆開模板，用電筒一照，果然是一個一個大窟窿，有的地方用脚一踩，石子就嘩嘩地掉下來。

這時候，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補救了，只有集中更多的混凝土工人，把已經灌上的洋灰，全部打掉。李有財忘記了他的手指頭上皮破血流的痛苦，一聲不響；他在這個「基礎」的小牆返工工程中，仍然是最積極的一個。

只有侯寶生一個人，他癱硬地站在「基礎」上，動也不動，一直好像在發呆，嘴裏喃喃地說：「這怎麼會是真的？這怎麼會是真的？」

邱志國的志願

丁望
行娟

在鞍山勞動介紹所的窗前，擠着一羣人。他們靜靜地有秩序地等候着分配他們到鞍鋼的各個基本建設工地上去。一個青年，穿着一身軍服，胸前戴着各種紀念章，匆匆地從人羣中穿過，一步跨進了房門。

「大型工地今天要人不？」

「不要。」勞動介紹所的職員埋着頭說，一刻也不停地在辦理着登記手續。過了很久，他抬起頭來，這位青年仍然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地在想着什麼。

原來這位青年來到這裏已經是第六天了。每天，他來到這裏總是問：「大型工地要人嗎？」「不要。」他就失望地走了。這位職員同情地說：「別的工地要人，你不去也可以去嗎？」「好吧！」青年勉強地把介紹信和履歷表拿出來。職員打開了履歷表，上面寫着：

「邱志國，二十一歲，遼西省遼中縣人。出身貧農，從小給地主做飯。一九四七年担任民兵隊長，鬥爭地主時非常積極。一九四八年參軍，隨軍入關。一九四九年入黨。」

立過兩個小功。在貴州剿匪作戰時負傷，回家休養。」

邱志國的手續剛辦完，公司來電話說，大型工地要一百五十人。邱志國聽了這個消息，立即找到這位職員，說：

「請你把我轉到大型工地去吧！」

「你看，什麼手續都辦妥了，哪兒工作不一樣？」

「不行的話，你把履歷表退給我。」邱志國固執地說。

這位職員知道，大型工地任務大，工作累，但這個年輕人為什麼一定要去呢？他一面給邱志國重新辦手續，一面友誼而好奇地問：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大型工地呢？」

「大型好嘛！」邱志國早已掩不住內心的高興，扭回頭，就大踏步走了。

x

x

x

邱志國參軍不久，就隨着部隊進了關，在鐵道兵團當一名戰士。他幾乎走遍了每條鐵路。他們一面戰鬥，一面修復國民黨破壞的鐵路、橋梁。一九四九年底，邱志國所在的這支部隊來到桂林附近的一個江邊。橋梁被蔣匪軍破壞了，上級給他們的任務：迅速修復橋梁。

他們在江邊搭起了一個個窩棚，緊張的工作開始了。困難，當然是困難。沒有鋼筋、水泥，用枕木搭；沒有枕木，到山上去砍；沒有鋸，就用斧。一棵棵巨大的樹木砍倒了，戰士們跳進寒冷的江水裏，紮了筏子往下放。日日夜夜，一個個橋墩架起了。但是真正的困難來到了，沒有鋼梁，眼看着架好了橋墩也不能通車。

他們碰到這樣的事也不止一次了。每次，戰士們知道急也沒有用。然而他們急的是，什麼樣的困難都能克服，火裏能去，水裏也能去，就是自己造不出鋼材來。上級首長和他們開了個會，告訴他們：我們國家目前還不能製造這種鋼材，這是困難，但這是暫時的困難；將來我們國家一定能製造出大量鋼材，東北鞍鋼已在修復了。戰士們成天盼着鋼材，也時常談論着鞍鋼。邱志國的家離鞍山不遠，他也曾經在鞍山作過戰，他知道鞍鋼給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破壞得很厲害。「什麼時候，鞍鋼才能修復呢？」邱志國心想。

第七天早晨，鋼梁運來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橋梁修復了。在一九五一年修復來睦綫的工程中，邱志國所在的這支部隊的任務是把通往都勻的一段鐵軌暫時拆下來鋪來睦綫。邱志國一面拆，一面心疼，他想：「鞍鋼修復得怎樣了呢？」就在這個時候，邱志國在一次剿匪作戰中負了傷，彈片崩進肚子，動了手術，腸子被截去一段，組織上命令

他復員回家休養，他再也不能回部隊了。戰友們給他捎來一個來睦綏修復紀念章，同時告訴他，和他一起的許多戰士都志願報名去朝鮮了。邱志國爲國家流了血，按照他的身體，他可以在家裏休養，然而他却整天苦惱着：革命革到半途而廢啊！但他又想到：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雖然不能再回部隊，我總還能做點別的事。他拖着虛弱的身體幾次跑到瀋陽，要求進工廠做工。

一九五二年，鞍山開始大規模基本建設的消息傳來，他連夜趕到鞍山。當他聽說鞍鋼將要建設一個中國最大的大型軋鋼廠時，就想起了過去的事，也想起了在朝鮮的戰友們：「我一定要到大型軋鋼廠工地去。我雖不能去朝鮮，但我要在這裏建設工廠，出鋼軌，不使他們在朝鮮遭到我們過去的困難。」

邱志國就是帶着像在戰鬥中要求加入尖刀班的那股勁兒，要求到大型工地去的。

x

x

x

朋友們！用不着我過多地敘述，你們就會知道像邱志國這樣的人會怎樣對待他的工作。邱志國在來大型工地以前，並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他以爲來大型工地就是造鋼軌。但是他來到工地却是挖土。當時有些人認爲挖土沒有出息，學不到技術，不安心幹，邱志國却在幹活的第一天就挑着土籃子飛跑。他像衝鋒似地幹了一天，傷口並不怎

癢疼，他高興地說：「我再也不是殘廢的人了。」至於挖土，他覺得：要建設工廠就要挖土，要幹革命，什麼工作都得幹，何況，現在建設着的工廠是自己多少年來的希望。

這裏，只再來敘述一件事：

在一個冬天的夜裏，邱志國在悶熱的暖棚裏，緊張地幹了快一宵，他的活幹完了。



「我再也不是殘廢的人了。」

當他爬出來時，看見別的工人幹的地方還沒幹完，他又去幹；幹着幹着，眼睛發黑，他勉強幹完了，上來喝了點水，又看見另一個地方還沒搗固好，他一下子跳起來，拿着鉏子又去幹。等他再上來